

丰盈的秋韵

云德

尽管一年四季特色分明,但大家却不约而同地认定,北京的秋天最美,常以“金秋”二字为之冠名。

秋天的性情澄澈、温润、安宁,与春的热闹、夏的泼辣、冬的含蓄大不相同,它以温柔的清肃、澄澈的明净和丰盈的沉静,悄然闯过盛夏喧嚣的酷暑,既不急着张扬,也不忙着萧瑟,只用轻盈、和缓的秋风软软地掠过人的眉眼和发梢,轻轻抚平人们心底积攒了一夏的浮躁与慌乱。这秋风穿过街巷与原野,捎来庄稼与瓜果纷杂且独有的甜香,于天地间酿出从容、沉实而又浓郁的丰收气氛。

秋季最动人的,是天空洗尽铅华的通透,高远而辽阔,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抬眼望去,浅浅的蓝穹铺满天际,轻薄的云絮悠然飘荡,舒展又自在。一行大雁掠过,留下清越的鸣声。阳光,已不是夏日仿佛烧得通红的烙铁、径直地往人皮肉里钻的那灼人热流,入秋的头头失了火气,敛了锋芒,变得黄澄澄的,像一块成色极好的蜜蜡温润地铺陈开来。阳光穿透薄云,将大地上的每片树叶照得透亮,红的愈发娇艳,黄的愈发璀璨,紫的愈发深邃。山涧潺潺,倒映着两岸斑斓的树影,流水便也染上了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意。秋阳懒懒地爬上东墙,又慢慢地踱过庭院,丝丝缕缕,仿佛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阳光透过疏阴的枝叶,

落下斑驳细碎的光影,风过影动,静谧安然。被这样的日头柔和地照着,人也变得慵懒起来,心里各种芜杂的念头好像也被过滤了,只剩下某种暖暖又带些微凉的舒适感。

这醇厚日光并非人类专享,更多的还是交付于大地。只要把目光投向那一望无际的田野,你立马就会感受到秋天赋予的磅礴力量。这力量让田野褪去了青葱,仿佛一位不吝颜料的画师,将世间最浓烈的色彩尽数泼洒。枫红似火、银杏如金、梧桐的深褐与松柏的苍翠交织其间,姹紫嫣红、层林尽染,宛如一幅铺展到天边的锦绣长卷。这力量也让田地 在积蓄了一个春夏之后,终于捧出了最终的收获。红红的苹果像一张张笑脸,葡萄架上的葡萄若一颗颗紫色的钻石,灯笼似的海棠果迎风欢笑,李子不甘落伍地把红变紫。尤其山腰挂满枝头的柿子,像一盏盏橙红的小灯笼,与深绿的叶片相映成趣。庄稼的玉米挣破了青皮,露出一排排整齐的黄牙,硬铮铮、亮闪闪,仿佛是阳光凝成的碎玉。沉甸甸的红高粱穗子发亮,像是被日光酿透了的串串玛瑙,在风里陶醉地左右摇晃。还有那金灿灿的稻穗,低垂着头,层层金浪从脚下伸向天边。风过处,涌起一阵沙沙的厚墩墩的声响,那是带着饱满的籽实碰撞出来的沉甸甸的分量,这声音直击心底,踏实得让人浑身通泰。因为这声音里藏着一年的光阴,藏着耕耘的汗水,藏着人类对阳光和大地的敬畏与感恩。

秋天的柔美在于秋月。深秋之夜天高云淡、柔和安宁,它不像夏夜那样燥热喧闹,蛙鸣蝉唱搅得人坐卧不安,也不像冬夜那般清冷孤寂,像是把人冻在墨色的冰块里。夜深人静的秋夜,冰轮出海、皓月悬空,月色总显得比其他季节都格外高远与明亮。月亮的清辉无遮无拦地泻下来,泻在屋脊上,瓦片被镀成银色;泻在大地上,世界便铺了一层清霜,像是潮水落尽后的沙滩,只剩下茫茫的一片银屑。人站立在这样的月光地里,似乎也成了一滴清水、一粒微尘,融在这无边的秋意里。

秋日还有另一妙处在秋雨。秋雨总是悄无声息地来,细细疏疏,一下就是两三天,断不会像夏天那样来得猛、去得快,还夹带着电闪雷鸣。那雨丝亮晶晶的,在灰沉沉的天幕下,斜织成一张大网,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。坐在窗前,看雨一滴一滴地打在树上,树叶微微颤动,发出极轻的回响,人会在无形中生出许多岁月流转的闲适与怅惘,这不是悲伤,也不是痛苦,而是一种微醺的、酥酥的情緒。进入深秋,雨丝愈益细细斜斜,像谁在天上纺着无数的丝线。风一来,那些线便乱了,丝丝缕缕地缠在枯叶上,缠在窗棂间,缠在行人欲言又止的嘴角。叶子大抵扛不住这样的纠缠,先是银杏,金黄的扇面在空中旋了最后一个圆,便湿漉漉地贴在地上;再是梧桐,褐色的掌心里还攥着半掌残阳,终究也是松开了,任雨水把它洗成暗哑的颜色。一场一场的秋雨过后,植物们开始了从容的萧瑟,绿色温柔

地与大地告别。秋天最懂得取舍与留白,它让层层叠叠的绿叶在秋风秋霜秋雨的浸染下,慢慢褪去苍翠,染上浅黄、橙红、棕褐,层次斑斓,错落有致。枝头的叶子不慌不忙地飘落,没有仓促的凋零,没有悲壮的落幕。红的、黄的、褐的叶片,从枝头悠悠盘旋而下,轻盈落地,它们飘得那么慢、那么从容,仿佛这不是凋零,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飞翔。偶有秋风卷起那漫天落叶,在空中旋舞纷飞,迅即又铺成一条松软而绚烂的地毯。

这万紫千红的秋,虽没有春的娇羞、夏的热烈,却更具繁华过后的从容与丰盛。每一抹色彩都是岁月写就的诗,每一片落叶都是生命最后的华章。然而,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,而是一场安静而又坦然的庄严辞行。因为,世间万物这生生灭灭的轮回,从来就没有无端的凋零,所有褪去浮华的落幕,或许都是为了积攒更好的再生能量。

故而,我们不妨说,秋是凋零,亦是新生;是落幕,亦是圆满;是清寂,亦是丰盈。这也恰如人生,轰轰烈烈过后终要归于平淡。年轻时我们何尝不是那满树的繁花,急于绽放、急于被看见、急于在人群中证明自己的存在。那时节,我们何尝不是激昂莽撞、追名逐利,执着于对错得失、纠结于聚散离合,总想倾尽所有、大展宏图、博取荣光。我们追逐掌声、渴望认可,把外界的赞许当作衡量成功与否的砝码。可花开的绚烂终究是短暂的,一阵风雨、一季光阴,那浮于表面的热闹便会消散得无影无踪。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,却是那些默默耕耘的日子,是在无人问津时依然坚持的修行,是把根扎得更深、把枝干长得更壮的耐心。仅此而言,我们当然不应为凋零的风景心生悲凉,也不必为逝去的时光耿耿于怀,走过了起落沉浮的坎坷岁月,我们不难发现,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就不是喧嚣的繁盛,而是那心灵深处的淡定与从容。

留白

朱天禄

上个月去美术馆看中国画展。有一幅山水,左上角画了几块石头、一棵老松,右下角一叶扁舟,中间一大片白。我站了许久,问旁边的讲解员:“这是没画完吗?”她笑了:“留白,让看的人自己想。”

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“留白”。我这一辈子,什么都要填满。日程表排到每一个小时,出差候机都要掏出书来看几页。目标定得满满当当,40岁前评上职称,50岁前出3本书,退休前把几个系列做完。那时候总觉得,日子跟打仗一样,一寸光阴一寸金,哪里敢闲着。

可现在回过头看,那些填满了的时间,反而记不清里面装了些什么。1987年3月的某一天我在干什么?不记得了。那天的日程表肯定排得密密麻麻,可什么都没剩下。倒是有一回下午,原定的采访临时取消,我坐在单位后门的台阶上,晒了40分钟太阳,什么也没想。那40分钟,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水泥台阶有点凉,阳光把影子收得很短,梧桐树上落了两只麻雀。

老子讲“有之以利,无之以为用”。杯子因为中间空着,才能装水;屋子因为四壁围出的空,才能住人。我们只知道“有”的好处,却忘了“无”的用处。

我跟老伴说这个道理。她正切菜,头也没抬:“你年轻时怎么不说‘留白’?那时候恨不得一天干三天的活,礼拜天也要拉着我去图书馆。”我哑口无言。她说得对,我年轻时不给别人留余地,也不给自己留余地。

我现在每天下午留一小时出来。不看书,不看手机,不写字,就坐在阳台上,看云。有时候有云,有时候没有。刚开始坐不住,手总想去够点什么,杯子该洗了,花该浇水了,那本杂志翻了一半。后来慢慢习惯了,那一小时反而成了一天里最饱满的时间。脑子里没有具体的东西,心里却满满的,像那幅画,笔墨全在一角,中间一大片白,可你站在那儿,觉得山也有水,水也有,风也有。

有天孙女来家里,看我坐在阳台发呆,问我在干什么。我说:“什么都没干。”她说:“那多无聊。”我笑了笑。她还小,不知道什么都没干是一件多要紧的事。

留白不是偷懒,是对自己说一声“够了”。日子不能一直往外掏,总得留个喘气的地方。那一角什么也不画,太阳照进来的时候,你的心就是亮的。

划桨把握全程力

赵晏彪

不久前落幕的世界杯,大家谈论最多的是足球和球星。但世界杯其实是一面镜子,既能照见别人,也能照见自己。

这届世界杯上,挪威队一路赢球,从小组赛杀进八强,表现特别出色。每赢一场,他们就会做出集体划船的动作来庆祝,全场欢呼,特别威风。可是,乐着乐着,赢着赢着,观众的期望值高了,对手更重视了,把他们研究得透透的。到了四分之一决赛,面对英格兰队,挪威队拼不动了,桨停了,力也竭了。

我曾经是一名中长跑运动员。短跑是拼命向前冲,但中长跑、马拉松,甚至整个人生,比的不是谁开头最快、中途谁领先,而是谁最后能稳稳地无人比肩、冲过终点。

真聪明的跑法,是稳住自己的节奏,跟住前面的第一方队,不落下,不急着超越,不提前把力气用完,而是等到最后两百米的弯道,目标就在眼前时,再开始提速;最后一百米,拼尽所有力气冲向终点——那时候,其他运动员都有些力竭,但你的运筹帷幄、攒下的最后的拼力,让你把所有的能量在此刻释放,那一刻,荣光才真正属于你。

划桨把握全程力,荣光只在终点时。人生路上,不要在中途就把桨划断了、把力气用光了。真正的荣耀,只属于那个稳稳跑到终点、在最后一刻还能微笑的人。

别急着炫耀。你考了一次好成绩,赢了一场比赛,当然可以开心,但不必到处张扬。把高兴藏在心里,继续埋头往前走。

别怕对手研究你。有人盯着你、琢磨你,说明你够强。你要做的,是让自己更强,而不是怪别人太认真。

赢了先找不足。哪怕考了第一名,也问问自己:哪里还能更好?这不是不自信,而是真正的自信。

稳住自己的节奏。别人跑得快,那是别人的事。你按自己的步子来,不急不慌,最后两百米再发力,来得及。

把力气留到终点。人生很长,不是百米冲刺。别在起点就把自己跑伤了,留点力气给最后的冲刺。

愿年轻的朋友们在人生的赛场上,不做中途狂欢的人,而做那个沉得住气、笑到最后的冠军。

修好的鞋

王述东

夏夜,我再次走进棠下达善大街。夜色漫过连片握手楼,霓虹碎在湿漉漉的地面上。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擦肩而过,滚轮声细碎鲜活。记忆里熟悉的位置,摆着一个修鞋摊。

仔细看,并非2012年我遇见的那位老师傅。守摊的是另一个人,指尖捻着锥子与麻线,一针一针,修补着磨损的鞋底。望着摊前起落的手,那年盛夏忽然翻涌而来。那年我初到广州,落脚棠下。达善大街终日喧嚣,炒粉的锅气混着辣椒的辛香扑在脸上,各色乡音与叫卖声交织在一起。握手楼遮去大半片天,只漏一线狭长天际,无数异乡人就在此间安放生计与远方。

初来日子拮据,脚上唯一的运动鞋豁开一道口子,每走一步,脚心都被硌得生疼。傍晚,我攥着破鞋走到老鞋匠摊前。老师傅接过鞋,架起磨白的老花镜。那双被胶水、麻线与岁月浸泡了大半辈子的手,指节粗大,茧纹纵横。穿针、上胶、压紧、锤实,沉稳而郑重,仿佛修补的不是一双旧鞋,而是一个 人走过的颠簸的路。

那晚我穿着补好的鞋走出租屋。鞋底多了两道胶痕,算不上光鲜,可每一步都稳稳托住了脚底,也托住了一个异乡人的局促与慌张。此后,我换过许多新鞋,走过无数长路。日子忙碌也安稳,我很少再来棠下,也再没见过当年那位师傅。人总偏爱新鞋子。可最懂行路艰辛的,是被自己一步步磨旧的鞋。鞋面的褶皱、鞋底的纹路,都是独属于你的印记——记录着奔波的汗水,咬牙的时刻。那些窘迫的过往,不是负累,是让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底气。

如今摊位还在,守摊的是另一个人。没有不变的匠人,却总有接续的烟火。一位匠人退场,自有另一双手接过锥子麻线,继续为一茬又一茬人修补磨损的鞋底。

生活大抵便是如此,总会有人,替你修修补补,陪你熬过一段段难走的路。

十字绣与人生

张燕峰

十字绣,既可做挂画、抱枕装点居室,亦是静心修身的雅趣。半年前,我失业在家,开始绣十字绣。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,失业的焦虑、生活的烦恼悉数消散,我的心澄澈宁静,万里晴空。

最初,我不得要领,针法凌乱,力道不匀,线结更是随意散乱,简直是毫无章法。跌跌撞撞地缝了一部分之后,我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,各类疏漏也很快得到修正。更可喜的是,在一针一线的打磨里,我还悟出了几分做人处世的道理。

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在缝制的过程中,你拥有充分自主选择的权利。在同一色块内,你完全可以以列为单位竖着缝,也可以以行为单位横着缝,可以向前持续推进,也可以向后不断倒退,真是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。不过,虽然可以率性选择,但还是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循:省线——用最少的线,缝最多的格子,这才是最智慧的选择,也是衡量选择是否合理的标准。这也印证了古人说的“不以规矩,不成方圆”的道理,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。

欲两途并进者,终一无所至。当缝到某个交叉口的时候,你只能选择一条小径,逶迤而行,任凭你多么聪明能干,多么心灵手巧,都无法做到两条兼顾。如果你心怀执念,执意齐头并进,轻则顾此失彼,重则错误频生,结果那一定是一团糟。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,要遵从自己的内心,理性取舍,勇敢而决绝地放弃另一条路径,心无旁骛地走自己选择的路线。一旦做出选择,就不要患得患失,不要左顾右盼、心猿意马,而要落子无悔,有勇气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,无论好坏难易,都要坚定地走下去。

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。绣十字绣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,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。如果你心浮气躁,一心追求速度,连缝两个格子,很容易造成绣线缠绕打结。一旦发生缠结,要想拆解它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当你一边沮丧懊恼,一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不得不解开缠结的线团,会想到《道德经》所言: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。踮脚想站更高,反而站不稳;大步猛冲想走更快,反而走不远。无论做什么,心急都吃不了热豆腐,一步一个脚印,稳稳地走,扎实推进,才是明智之举。很多时候,快就是慢,慢就是快。

谁能想到,绣十字绣居然能领悟到一些人生道理,确实远超我的预期,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追求就有副产品”。

邱玲娜

中午下班,车子驶出单位停车场,窗外的热浪便扑在玻璃上。室外温度38摄氏度,蝉鸣有气无力,行人缩在伞下急急地走。我慢慢悠悠地开着车,心口像积了一层灰,说不清是倦怠,还是对这漫长的苦夏生了些微的厌。

车子滑过弯道时,一团红紫忽然从右侧撞入视野。是紫薇花开了。上一次见它,还是青涩的花苞,绿豆似的缀在枝头,怯怯地透出一抹红晕来。不过几日工夫,竟开得这般不管不顾了。我下意识松了油门,车速慢下来。隔着车窗望过去,一团团,一簇簇,压弯了细长的枝条,粉的像霞,紫的像烟,在午后的微风里颤着,颤出一片温柔的喧哗。那颜色从玻璃外透进来,像一捧清水慢慢洇进心口,积了许久的那层灰忽然薄了一些。

我打了转向灯,缓缓靠边停下。熄了火,摇下车窗,暑气扑面而来,却也不觉得难捱了。探出头去细看,才觉出这花的奇处。树



草原牧歌

8月13日,新疆哈密,东天山脚下,辽阔的巴里坤草原绿草如毯,牛羊漫步,毡房散落旷野。这里水草丰茂,湖水澄澈,构成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给生活加点料

钮桂云

儿子吃面条时,总是偷偷地倒入一点方便面的调料,我对此很反感。好好的面汤,为什么非要加入“工业化”的调料呢?但看到儿子吃得津津有味,又忍不住想:或许,过于平淡的面条,偶尔也需要加上那么一点“不守规矩”的调料。由此,我想,生活或许也需要加入一点点“调料”。

给生活加入好奇的“酸”。每天的生活,无非是家里、工作单位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。一天中,我们不是在路上,就是在点上。聊天的话题永远是孩子、对象、工资,连手机推送的信息也是同一个类型。我们需要一点“酸”来刺激一下迟钝的神

经。去尝试一下从未做过的事,比如,去路过几十年却从没进去的古董店看看;翻看一本从未接触过的类别的书;和一个陌生的菜贩聊两句家常。这份好奇,会让我们发现,自己还有很多“不知道”。

给生活加点悠闲的“甜”。我每天一觉醒来,就是做早饭、照顾孩子上学,然后匆匆吃饭、上班。下班后,一大堆家务活等待处理,直到疲惫不堪地上床睡觉。第二天醒来,再重复一遍。日子过得就像压缩饼干,硬邦邦的,没有一点弹性。

试试忙里偷闲,看一朵花开,感受它的怒放;沏一壶清茶,看茶叶浮起又沉下;马路边走一走,观察行色匆匆的路人。这份悠闲,让我们身心放松,生活也有了奔头。

给生活加点有仪式感的“香”。

在最明艳的花影底下,其中的苦楚,怕是只有紫薇自己知道。

这是一种执拗的生命啊,它不在春日与百花争妍,偏拣这最酷热的时节,拣这万物都蔫头耷脑的时节,轰轰烈烈地开起来。土地越贫瘠,它的根扎得越深;日头越毒辣,它的花开得越繁盛。一树明艳如霞,开得理直气壮,开得旁若无人。一阵风来,它就起舞;一场雨过,它便抖落水珠继续开。没有犹疑,没有退缩,生命走到哪一步,便做哪一步最该做的事。

望着这一树花,想起这些日子 的辗转与闷倦,那些说不清的压抑与焦躁,原来是自己把心收得太紧。活着岂能总盼着春和景明?烈日当头时,风雨交加时,不正是该像紫薇这

紫薇花一直开

样,把最鲜艳的自己亮出来的时候么?该张扬就张扬,该炽热就炽热,哪怕明知会落,也要在枝头烧得痛快淋漓。落便落了,落也要落得漂亮,落得无所畏惧,把最后一滴颜色都洒进泥土里去。

重新点火,挂挡,车子缓缓驶离路边。日头依旧毒辣,可心里有了一片 花阴,连手里的方向盘都觉得轻快起来。路边这一树树的花在身后渐渐远了,可那团红紫已经印在了眼底,像一盏不灭的小灯,亮在往后每一个闷热的午后。日子还长,暑气未尽,但心里有了花,路便不觉远了。

紫薇花又开了。就这样一直开,不停地开吧。所有的热烈,都不算白费。